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七

墓誌銘一十一首

亡姊吳氏墓誌銘

吾姊嫁爲周諤之妻者吾仲姊也年十九而嫁嫁十三年而卒年止三十有二姓吳氏諱妙善世居長洲父某母張氏吾姊生十歲時從女師授書習女事已不煩勤誨稍長親鍼黹刀尺經手即可觀性簡約靜頴處一室未嘗輕越戶限平居非答述或終日無一語他或譁笑已獨端然若弗聞者故家人皆嚴重之雖父母舅姑遇之亦異他女婦雅不喜靡麗資於身者常不足而推諸人者亦必以道也其處上下內外屬皆能順適其志而尼媪之類則不欲與之接蓋其爲人如此其旣得疾也家君往問焉答曰幸少差他日復問其答如初及疾甚或曰前言者其





給父邪曰老人不堪憂死命也何必累老人哉由是吾姊之卒家君痛惜之而不自知其哭之慟也其生宣德庚戌閏十二月二十五日卒為天順壬午三月某日卜地于吳縣太平鄉花園山之原乃以明年癸未八月十六日葬焉生子一人曰遂甫六歲女三人曰素廉許嫁朱存敬曰素雲五歲曰素靜生始五月今吾弟宣抱養于家吾姊之疾歲當大比嘗語寬曰吾得起而見汝應試乎孰謂其竟卒而不能如其言乎嗚呼其可哀也夫其可哀也夫銘曰

行之完也女婦之良命之虧也閨壺之傷報弗稱施孰是主張吁嗟乎彼蒼

周毋蔣氏墓誌銘

周氏居江陰顧山之下其以山配氏稱江南久矣蓋自伯源甫

以力田造家生子宗苑至孫孟敬家益大田益廣名稱益盛蔣氏則其配也孟敬為人襟抱濶達嘗一日出粟六千石助縣官賑飢事上朝廷特賜璽書褒之而旌其門曰孝義孟敬曰凡吾粟之出先大父遺我後人者也顧此恩寵我何敢居於是伯源甫下世矣遂復得旌其墓曰義民仍取旌門者題其堂以侈上賜且以自勸故廬陵楊文貞公為之記其畧曰國朝旌度人墓自孟敬始蓋紀實也時人以為榮然當孟敬出粟粟多至弗勝載雖他人視之亦有恪惜意蔣氏居中方從史之不少沮一言故卒就孟敬美事用是蔣氏之名亦為鄉黨知蓋孟敬至此名稱愈益盛矣貴而矜名者率嫌不與通邑人因得疵而訟之遂父子竝繫詔獄事有無卒莫能辨竟死戍其家二人獨其季子以幼弱故幸不及蔣氏日與孟敬側室俞抱持而啼一室



孤寡相視纍然也嘗是時周氏不絕如帶天順改元 恩赦下  
其仲始還自雲州戍蔣氏教之約用度謹交際復理田事迨季  
亦漸長則延良師教之使業進士冀再光門閭數年間卒植其  
孤復其家蔣氏力也然其二子亦孝知母之有隱憂也朝夕相  
與娛之歲時稱壽列長延集宗族于所謂孝義堂兄弟二人衣  
斑觴醴起舞于前蔣氏亦為之破顏一笑云其生以永樂甲申  
五月二十七日卒以成化甲午九月十六日壽七十一子男三  
振先卒者拱承事郎掖邑庠生女四長適朱武亦先卒次適許  
池孫男三祥熊祥驥祥鼎女二以丁酉歲正月某日葬于邑之  
香山北麓合其夫之塋掖奉其兄之命持海虞衛君之狀踏予  
門再拜請銘蔣氏諱賢字淑賢出無錫湖塘亦著姓父曰昂夫  
母曰郭氏銘曰

維婦從人而人匪從昔同其盛有替則同家難既多違恤我婦  
銜慄之驚幸途弗窮扶孤舉墜克昌其終白髮種種門楣復崇  
問此何為維婦之功山穴窈然託體其中龜筮協吉子孫其逢

胡母劉孺人墓誌銘

蘇郡儒學有賢師曰訓導胡君君有賢母曰劉氏年八十有九  
以成化十二年正月七日終于家訃至訓導君將去任卜其年  
某月某日葬其母於安成某鄉某山之原持從兄黃州推官性  
之狀從以諸生朱文輩謁予乞銘予既弔君且謂君不得久專  
教法造就學者更為諸生弔既乃以禮辭銘不獲退則據其狀  
而書之劉氏世為安成櫟岡人父曰志亨年十七歸同縣胡時  
憲甫初入門已能持婦道甚習舅如庸翁性頗嚴峻難事事之  
偏適其意及姑歐陽氏沒奉後姑王氏旦夕曲意承順有人所



難及者人以故稱之居數年胡不幸多故訟與疫作死相仍  
家之財物或有乘間盡匿之者當是時劉氏適筦內政一置不  
聞方脫簪珥鬻衣服以佐日費卒之相其夫復產業如前日人  
以是愈益稱之及時憲既亡痛哭如不欲生諸女有欲為佛事  
資冥福者則不許曰吾知喪服葬祭之禮而已彼佛何為者其  
後仲子以明經中鄉舉得教職數遣人迎養輒辭不往曰吾為  
未亾人獨享祿養非心所安也此予所謂賢母也劉氏有男子  
二人曰常曰經女子七人一適姚氏六適劉氏孫男二人曰振  
華曰振儀女五人曾孫男女各三人經即訓導君其為人廉介  
善教人有吾鄉陳永之先生錄其事此予所謂賢師也然其賢  
孰非出於其母者是宜銘銘曰

經傳攸存閨門稱首柔正維妻聖善維母妣孺人德則多矣

來嬪于胡年則甚後有酒有漿有箕有帚亦有詩書教誨在口  
奉我舅姑事我夫子成我諸兒我心庶矣家室和平產業完美  
歷變得常婦功乃爾九十其壽既樂且康報施則然匪氣獨長  
安成之野魯國之防豈效崇封刻此銘音

### 太宜人陳氏墓誌銘

吾友兵部職方郎中陸君有母曰太宜人陳氏蘇之崑山人也  
職方有才操文學蔚然士林之望太宜人所以安其祿養榮其  
封命者幾二十年乃成化甲辰十二月甲子俄以疾卒享年七  
十有五太宜人少歸于陸與其夫惟敬甚宜而事其姑尤以  
孝稱姑有子幼病疴羸苦於鞠養太宜人為之乳哺以代其勞  
子多夜啼輒抱首行室中往往至達旦不寐竟長大之又以姑  
念其二女之病與無子也饋遺殷勤每止其意居常與家人會



食有一美味必別儲之以奉其姑姑病相嘗湯藥當暑侍之久而不倦後數歲姑沒衆爭取所遺物獨馮戶號慟不顧以哭泣故目竟成疾蓋其孝如此其處諸婦中惟善令矣若子孫有小過必責誚之不少貸也蓋自惟敬沒所以成立其子孫者其力為多性儉朴不喜華靡然特精於女事雖翰濯之麤者人莫能及凡其賢能已嘗見於學士大夫之所載至是職方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其母于太倉陳門塘之北塋手錄其事哀服踰予門告曰願得墓銘大宜人早喪其父志亦義賴母姚氏鞠之而伯父宗訓更讀書秉禮故幼則不失教多知古人賢孝事實其所以施於家者蓋有所受也以其子嘗以稽勳主事初封太安人後進令封子男二人長容即職方君次宏孫男四人曰儀伸偉傳女四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張漢以適柴震談章次許適

武勳銘曰

維養之豐而封亦崇人曰有子不觀其躬何以觀之令妻賢母況也平生亦復孝婦鼎食闈居天與之壽子心傷悲謂獨不久嗟此刻詞維以慰之

沈燾妻蔣氏墓誌銘

蔣氏名淑芳吳人蔣恒敬之長女也恒敬之先居宜興號儒宦家後徙于吳至曰惟明始業賈以為生惟明生恒敬娶陳氏初得女賢而且能其父甚愛之不忍嫁也乃行壽為贅壻燾字良德御醫以潛之孫方游郡學為諸生才質偉然可望與其妻處甚宜之時其妻有一弟病久所以視其起居既勞及其弟死未幾一妹俄繼之重悲傷哭泣而病亦作遂不可救死之日成化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年二十六以明年三月巳亥葬于沈



氏某山之先塋予妻安人與其母兄弟也聞其死哀甚適壽以書來請墓銘吾妻曰是女之為人可書者乃序曰蔣氏年數歲時已善箴箒稍長益婉嫕事其父母與待其父母之黨孝愛甚篤性不喜華靡凡服飾之美者多斥去之頗好佛嘗念父母之恩欲報遂蔬食數年且則焚香誦佛書以祈壽至撫其弟妹於飲食衣服之外尤能以善言開之宛如女師然既與其夫處聞誦說聖賢經傳輒了其大義始悟以佛氏為非更勸其夫益勤學業壽感之讀書學宮每月朔望始一歸其家蓋有樂羊子之妻之風焉及病革囑其夫以數語自非流俗婦人所能及者壽悲其言而從之是果賢已銘曰

手足之情男子或弛於彼失之乃得之此眇然弱質不出庭阼古不傷生我寧哭死有家于家父母所喜葬則從夫百歲以終

故雲南左布政使袁公妻盛安人墓誌銘

喜者以悲況乃夫子託此慰之且措厥美

故雲南左布政使袁公有賢配曰安人盛氏南和縣學教諭忠之女也初公娶于張賢而早卒求繼室難之後得安人貌端嚴而性明惠持身肅然言動不妄嫺族皆為公賀公居官廉潔自祿俸外無一金之蓄安人能以勤儉助之又能撫育張氏所遺諸子恩意甚至故公不知其妻之嘗沒而諸子亦不知其母之嘗失也公嘗僉廣西按察司事時以蠻獠不靖日督兵于外亦惟安人之善治家因得盡心軍旅間卒成功名超遷至按察使其後有雲南之擢則憂其父高年畱安人侍養于家其父亦樂焉不知其子之遠去也未幾公卒于道柩至安人迎哭屢至頓絕而其父明年亦亡安人率諸子治兩喪皆合乎禮



觀者稱之益又數年而安人以病不起實成化丁未五月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二有六男二女男曰偉曰儀曰僖曰倣曰佩曰億女長適縣令陸翰次適張天恩自倣以下與張氏女安人出也孫男若干人曰某某女若干人佩善書以鴻臚寺序班直文華殿將迎養其母俄而訃至他日欲歸治葬乃持中書舍人倪君之狀來請墓銘曰佩不及事吾母於生時而為此送死之具何如其悲也予憐而許諾安人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墓在蕪亭某鄉合布政公垂其稱安人者以公初任刑部主事所受封也銘曰

以順為正德之良順而克相家必昌山彼哲婦及其常嗷嗷長舌何可當有賢安人名允臧夫子陳力孰所棄被以命服終煌煌獨不逮養子所傷何以慰之此銘也

青澗縣主墓誌銘

縣主既沒其子銘自平涼馳告于朝 上若 中宮聞之皆遣內臣 賜祭于其第仍 敕有司營葬如制於是銘復念曰吾母甚賢今且葬墓宜得銘乃來請于予予辭之其請不已則起而言曰吾母實 太祖高皇帝之曾孫 韓憲王之孫而 襄陵莊穆王之長女母妃曰鍾氏而吾母則夫人馮氏出也以正統間 賜封號曰青澗縣主吾母幼則以孝稱祖母妃季氏得疾甚危嘗籲天割股作糜以進竟愈之已而馮夫人疾作愈之如前日事聞諸 朝特 賜璽書獎諭有宗室之光之語蓋吾母雖生長富貴無驕侈能凡聞以內事能以身任其勞暇則閱女史以自鑒而已與吾父儀賓府君處尤能順適其意吾父甚宜之凡餘四十年相敬如一日至待諸子不以親疎間



其恩意蓋言其母之賢如此是固宜銘也縣主沒以成化十八年四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五後八月儀賓公繼沒乃以又明年甲辰十一月壬寅日合葬于平涼縣由延里之原縣主有子即銘以軍功授官服其三子鉞錡銓女三長適平涼衛千戶張英餘未行孫男二曰澄郡庠生曰瀾女四人銘曰麟趾之化及于宗族維孝斯安維敬斯睦維此克舉可考其餘子孫百世護此幽墟

毛母何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毛瑄以成化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喪其母何氏明年四月二十九日將葬于吳山之原以書屬其友周原已為狀請予銘往予聞瑄葬其父得治壙法以是送其親死如禮所謂附於棺者無悔足矣何取於銘原已則道瑄之意甚懇若不可已

者乃視其狀得其母數事蓋謂其勤曰瑄之父叔行甫初贅于俞及婦死而歸故厓已廢時何氏入門為繼室圖所以養生者悉脫簪珥質絲書夜治為縫縷鬻之衣食竟足謂其孝敬曰姑范年高諸子已分爨遂逆養之何氏謀于叔行曰吾家幸麤立獨不能具盂飯專為老人奉忍使之僕僕往來平姑安焉則益致甘旨不缺謂其和且慈曰何氏既能養有嫉之者至出詬詈語遂曲為卑下以悅其意卒相驩然叔行有前妻之子玉嘗出干外及叔行沒立召歸主喪更日以善言導之大率言其為人如此可謂賢矣何氏之先無錫人父復初為長洲陳氏贅壻始家于蘇毛世為蘇人其先皆不仕至瑄以明經取科第家益振然凡瑄所以從師向學者多其母之教其又賢矣何氏卒時年六十有二男子三人長即玉次瑄次瓚女子一人適沈椿女孫



五人銘曰

葬而望望庶有壽母何以壽之其藏不朽吳山欽峯墓木森森  
有待寵光孝子之心

林孺人墓誌銘

翰林編修李君與予為同官且有同年之契也數為予言吾母  
老吾居京師久吾所為不即歸者冀得科第有官秩以慰之也  
今幸得而有之又例不即歸然歷二年封典當下歸亦可以榮  
之也吾意寧待焉居無何君之弟仁貴以母亡書來告君啓封哭  
失聲明日予往弔之又哭失聲曰吾不忍言吾情事也既而起  
拜曰吾母無恙時諸凡葬具竊忍預圖惟是葬宜得銘敢以累  
子予視誼不可辭則應曰諾他日君自為狀授予曰吾母林氏  
莆田人也林出唐九牧葦公之後葦公之弟蘊以忠見稱而從

子攢以孝致瑞閩中謂忠孝林家曾祖稟游洋訓導祖應龍太  
學生父琚隱居不仕母宋氏吾母天性賢明知書解事平居嚴  
重不苟言笑蚤歸于先訓導府君柔順有禮成內助功歸未幾  
遭舅孟芳先生喪家適中哀能盡斤簪珥以營葬具而大姑鄭  
氏年高左右承顏俾忘喪子之憂先府君後領鄉薦分教雷州  
于時姑宋氏年亦高遂請留養姑迫之行乃行雷在萬里外有  
所得歲時遺致殷勤不以遠廢其孝類如此及先府君以母憂  
起復改除寧縣未行而卒還葬蕭然貧家也吾母數收淚嚴戒  
諸孤曰貧吾安之久矣奚足憂憂汝輩之墜家世耳嗚呼不肖  
所以有今日者其孰使之已矣不可得而報矣卒以成化十年  
四月乙丑享年七十有四子二人即仁傑仁貴孫男一人曰某  
女四人卜是年某月某日葬邑太平山之原合先府君兆蓋狀



云然銘曰

閩中氏族林居多維孺人出忠孝家唐諸王孫譜不磨早年委禽仍伐柯有姑孝敬家乃和有夫柔順禮匪頗有丈夫子登高科以嚴為慈日撫摩誨言在耳去則俄榮封未下如哀何千秋同穴山之阿子孫蟄蟄墳我我

朱孺人墓誌銘

朱故淮南名家也後徙于蘇遂為吳縣人有曰福賈者生孺人笄年歸于故陳府君仲禮氏陳亦吳之名家也族大而產厚孺人入門能處其上下而未嘗營私卒能使府君兄弟老而歡然府君家濱大河嘗大雨雪見挽官舟者凍餓不能前輒作糜盞中徧食其人鄰有客死者人莫之視為具棺斂之而歸其喪事多此類府君既沒生子綸好義益甚綽有父風寬嘗誌其墓所

謂活產婦水濱者也仍世積德吳下稱之然里之人則曰陳氏父子之為義孺人與有力者孺人為仁恕恭勤和其親戚惠其婢僕至如烹調縫紉之事皆可為女婦師然此不必論獨所以贊其夫導其子者心則厚矣宜若得厚報數年前一月天其孫男女七人明年而府君沒又四年而亡其長子又四年而仲子死焉孺人連哭數喪悲痛無聊又四年是為成化十年二月十五日亦卒於疾矣年七十有二子男二長即綸娶葉氏仲曰紀娶江氏女三長適吳恭次適蔣禮次適翰林修撰吳寬孫男二曰奎曰湮女六適袁綸沈綱唐鼎湯璋其二尚幼以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葬于吳縣至德鄉金山之原附其夫之塋夫孺人之德禮肅仁裕類苗夫人惜無壻如韓退之者銘其墓而傳之

銘曰



陳氏之德世繼其厚有賢有導有賢婦母孰惠其迪而逢其咎  
孰種之勤而穫則否潭潭高堂乳白首償德幾何其殆中壽  
諸女弱孫爰及孀婦哭號于野持其柩靈燹既全天道莫究  
我尚有待遠在其後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八

墓誌銘一十首

壙誌二首

太宜人董氏墓誌銘

太宜人董氏太原人爲故太醫院判錢公伯常之妻今御醫純  
之母也錢世家江都後徙晉陵以小兒醫名院判少待其大父  
晉府良醫宗道居太原而太宜人之父亦爲府中典仗故娶之  
後良醫卒其子良玉挈院判南還占籍長洲未及立家復以醫  
薦入太醫院而留其配于吳嘗是時太宜人爲家婦勤苦特甚  
凡可以奉其姑者必極力致之於其院判益妙於醫病家日迎  
之去家事悉委太宜人以治又其弟三人漸長凡一門衣服飲  
食率取給焉亦惟其平日不妄費一物家竟立中歲從院判仕  
于京師內助之力益多年且高其子純繼仕復從之榮養已至





然每教子婦必舉少時勤苦事為言不能忘也純初仕為院使  
得以其官贈其父太宜人因亦受封焉 命下半載俄以疾卒  
享年七十有九純將歸葬持其友周行人秉臣之狀泣拜請銘  
予文御醫父子間知太宜人之賢甚熟蓋其嚴毅端莊而檢朴  
者皆可稱道是固可銘也子男四曰鉉純鑄銘女二適馮釗張  
經竝先卒孫男七女八其生未樂十年九月十二日其卒弘治  
三年五月十三日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雅宜山之原  
合院判珉銘曰

彭母劉氏墓誌銘

彭世吳人以貧雄里中有曰至朴者益以謹敏承家家故久而  
不替而至朴亦惟有其配劉氏以勤儉助之耳劉氏諱素能為  
仲顯之女母曰項氏為人凝重涉知古女婦事既歸至朴其舅  
姑春秋已高左右奉養得其歡心舅姑以得賢婦私相慶幸乃  
悉以家政委之治劉氏恒謙抑不敢先諸婦久之然亦無出怨  
言者教諸子必以禮義仲昉為吳庠生程其學業更以女工率  
之使勤下至僮奴輩待之亦多恩意嘗有竊其金首飾者後雖  
知其人卒隱而不言其寬厚如此家嘗值火至朴囊重貲投井  
中他日使人下取之弗得頗不樂劉氏慰解之曰財固不可以  
非其道而得至非其道而失亦付之數而已至朴為之釋然其  
明達又如此至朴既卒又明年為弘治庚戌閏九月十四日亦  
以疾不起以明年某月某日合至朴葬于長洲縣習義鄉先塋



子男三日時娶徐氏曰昉娶胡氏曰暉聘丘氏女一適陳鳳孫  
男一將葬諸子相向泣曰吾母之賢人孰知之亦惟圖所以銘  
其墓者耳於是昉請其師鄉貢進士陸君為狀託吾姪奕以書  
來索銘予重其孝不忍違也銘曰  
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孰謂其家而繫其人閨門之傷其人不存  
書所存者慰其子孫

崔母墓誌銘

吳江崔激以太學生居母喪于家哀而盡禮將葬以願得銘文  
請于其父其父文友賢士也曰婦人法不得特銘然如爾孝私  
情何會其邑汝太守行敏上京師授以狀來即予求予嘗聞崔  
氏有年少好學喜從士大夫游者益激也已而其所從游士大  
夫多以書至稱激之母賢而激甚孝宜有銘以慰之乃按鄉貢

進士汝其通狀為著崔母墓誌銘而序之曰崔母姓黃氏其先  
為閩人宋祥符間有諱應龍者仕于吳而家焉後徙湖之烏程  
曰樓梧黃氏者因其里名也其後曰衍以好文雅著名郡中又  
後三世曰儼兄弟五人伯俊 國初仕為廣東參政季份嘗入  
史館出為嶧縣教諭而儼亦兩被 召却竟以隱終儼生璵璵  
生蘭俱不仕黃既為衣冠家而崔之先曰刑部主事齡與俊官  
同 朝及份更占籍吳江適與崔比近故蘭以女歸文友而生  
激其諱某少有淑德誇于族人及為婦事舅姑孝敬備至每得  
珍味必先獻于堂上而後食家業素厚數勸文友散所積以周  
貧乏文友從其言多成義事其教激必守禮法謹交游而尤以  
儉樸為言見服飾稍華輒令去之激用其訓亦成賢名故自入  
崔之門誇之者如其族人及其卒也內外皆曰何賢者之不壽



也其卒以弘治五年九月四日得年四十有九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邑某鄉子二人長即激次清先卒孫二人曰俊卿偉卿銘曰

黃在吳江舊稱名門少擇所歸于崔來嬪淑德何多止於中身胤祚既延生子長孫子也悲傷忍死其親何足慰之託此銘文

顧惟誠妻吳孺人墓誌銘

崑山顧惟誠卜葬其妻吳孺人有日矣以其孫潛赴試禮部俾奉兵部郎中虞君元凱之狀來乞銘而大理寺副夏君克聲且為之請曰此叙州守惟謙女兄也其賢宜知之乃視其狀曰顧與吳皆邑中名家其先禮部主事凱娶安人沈氏實生孺人少處閨闈貞淑端重夫婦竝愛之為字曰馨禮部公蚤喪其父公式方仕京師母太安人陳氏老不能就養畱其配侍奉于家而

俾孺人助之乃擇贅壻得惟誠而凡家事亦以屬焉孺人為

既孝其母不勞其祖姑安且樂不知其子之去家也至奉舅姑

時節往省或遣人致甘旨不絕其舅姑安且樂亦若其子之家

居者禮部公晚得三子孺人保愛以長不以異母弟問其恩意

於是其祖母若父母相繼而沒及見仲弟惟謙且取科第為顯

官始從惟誠歸養舅姑孝謹益至惟誠嘗與鄉里諸耆碩月必

為會以詩酒相娛樂孺人共具豐饌雖老不弛自少知書見子

孫勤于學業者輒喜一日令幼者背誦大學或一字遺脫猶知

之及喜諸小說凡載孝義事者曰惟其言俚世俗可勸也蓋雖

病亦不廢云以弘治四年十一月某日卒享年七十五子男三

式貢士左義官全邑學生孫男四培直潛澡培直亦邑學生潛

鄉貢進士女五長嫁邑學生沈信次許嫁杜積次許嫁夏景洪



其二俱幼曾孫男一文徵女四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吳東高門倚崑阜順正無違善為婦良人相視同白首造家以盛期可久子孫振振信非偶亦有成名起文藪不鑿斯坎中能受我銘其藏石不朽

顧孺人墓誌銘

同邑朱堯民隱居葑門讀書好古然素稟孱弱未嘗遠游一旦扁舟上京師行二千餘里見予予曰天暑甚君何為至此則顰蹙曰凱蓋有不得已之故耳惟凱幼多病六歲幾死賴吾祖母顧孺人日夜抱持含藥飲之始有生意以撫以教得至于今日今吾祖母不幸見棄而吾祖父及吾父皆已即世凱於諸孫為長法當承重服不宜去几筵為不孝事然葬有日必得一言銘

墓非昭請不可蓋凱自顧無可報吾祖母者亦惟致其力於奔走勞苦之間而不忍自安耳幸念之於是出其所為狀而周紀善希正實為之填諱者予與堯民別久接之驚喜而又感其孝不可無言以慰也乃序而銘之孺人諱蘭字似蘭姓顧氏為諱思賢者之女其母范氏生而貞淑父母不忍出嫁得里人朱某為贅壻某字某後稱怡晚翁是也翁少有志期自立產業孺人能以勤苦佐之及翁卒能教其子子復卒再鞠其三孫皆至成立凡三十年于此而產業不墜終其力也子曰賓孫長即凱次文次稷曾孫五其既老病風痿臥牀者六年其婦欽氏率諸孫婦奉侍甚謹竟不起其生永樂甲午十一月六日卒于弘治壬子十二月二十日以明年九月三十日葬于長洲縣子字圩之原合其夫之地銘曰



歲之將新曷不少延為八十年亦既多壽不稱其賢人尚有言  
惟完其家內事可專孫曾滿前哀哀鞠我匪獨母然謹送于阡

李宜人徐氏墓誌銘

宜人徐氏為封奉訓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公希潤之配而  
南京國子監祭酒傑之母也當成化初以其子任翰林編修獲  
封孺人後十八年其子擢侍讀學士始進今封益又五年為弘  
治壬子八月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九及是其子趨赴闕下  
以母喪奏乞守制 天子念其為舊學之臣特越常制 賜  
其母祭葬事下有司奉 詔惟謹乃擇明年九月甲子葬于常  
熟虞山之陰而以銘墓之文託之予予嘗歎宜人自中歲受封  
與其夫白首同堂安受祿養及茲壽終復被 恩典人間之福  
嚮用畧備為之子者亦可以無憾矣 尚何假於銘文哉宜人

平生必此而後著乎乃據其邑人監察御史賈君之狀書之徐  
為常熟大族在元以貨產中邑中人稱徐半州宜人為繼宗之  
女母曰李氏繼宗賔厚長者讀書守禮有故家儀範於諸子女  
中獨竒愛宜人始歸于李益李族亦大而學士公尤賢也當是  
時宜人處尊卑間上承旁接皆盡其道人已謂其能婦及為主  
母總內事學士公益得自逸其閨闈防範必嚴密賓祭供用必  
周至親戚往來之禮必厚嫡庶撫育之恩必均人又謂其能母  
也既貴尤不自侈人衣服惟布素雖老絲枲未嘗去手其勤儉  
蓋天性然故卒之日內外親族哭之皆盡哀所以道其賢者不  
絕云子男三人長即傑娶章氏封宜人次值娶陳氏次德娶呂  
氏女四謝山吳洵趙炯吳舜臣其婿也其季與女皆庶出孫男  
五人如達愛祖敬祖應鳳應鸞女六銘曰



海虞城北我高門自我并年始來嬪五十餘禩長子孫至老相敬婦道存子也抗顏帥道尊中堂祿養昂金陳始終榮耀蒙天恩歸于斯丘刻斯文內行幽閔揚其芬

姪婦朱氏壙誌

朱氏蘇之吳縣人吾姪奕之婦也生成化六年正月初九日後十八年而嫁嫁三年而卒卒時為弘治六年二月十二日葬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墓在吳縣五都花園山之下朱氏少為其父以慎母鄧氏所鍾愛及嫁其舅拙翁翁與其姑沈氏皆沒而事奕所生母顧氏無違禮性和厚奕與之處甚宜予在京師知其賢喜之及聞其病而死惜之其葬也書其畧以誌

亡妻陳宜人壙誌

宜人陳氏世為蘇之吳縣人父曰謹以厚德稱鄉里母朱氏正

統丙辰十一月十日生宜人年二十一嫁予自予游太學官翰林南北所至宜人皆從弘治戊申得疾疾少止復作竟以庚戌二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寓舍會予有史事先返柩于家冀他日乞歸躬視葬地今歲癸丑疏上于朝俄有吏部之擢願弗克遂乃擇其年十二月十二日權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先塋之左宜人事先諭德府君孝敬嘗有男女數人男長者曰康壽女曰順正皆天死後為予圖嗣續得二男曰頤曰奐宜人撫之皆如已出而待其母陳氏尤厚若其明惠之資端重之行至傳聞士大夫間予未暇述也予初為修撰獲封安人及為諭德始進今封宜人每感恩以為過而勸予曰仕可止矣予未能從其言即歸於是乎有愧吏部右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吳寬誌



先妣太宜人王氏墓誌

先妣太宜人王氏世家郡之常熟在景泰初寬母張宜人不幸見棄先諭德府君求繼室得太宜人當是時聞內外事府君已悉付子婦太宜人得以自安凝然終日而已平居撫子孫以慈待嫻戚以和沉靜重厚寡笑與言惟父母早世自歸府君歷四十餘年未嘗一省其族及年益高身益健俄而疾作遂不可救嗚呼痛哉生于永樂庚子某月某日終于弘治甲寅十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五子男曰宗曰寬曰宣宗宣皆先卒曰宇亦天女四宇與女適王節者出太宜人孫男曰奎曰齋曰奕曰奭曰奐女二曾孫男曰健曰俸曰某女三太宜人初以寬為翰林修撰蒙 恩封安人及寬進春坊諭德而府君亦已見棄乃如太宜人之封榮顯雖至而侍養則違寬竊以為恨前歲上疏乞歸

省會誤擢吏部不果詎意今日遂至大故恨當何如耶於是天子念青宮舊學以寬有講讀之勞特 命有司諭祭并造塋域以葬乃擇卒之又明年正月三日葬于吳縣五都南橫山之西合府君珽寬忍哀畧識歲月納諸壙中亦惟叙 恩典之盛以示子孫圖報焉爾

虞母鄒宜人墓誌銘

宜人鄒氏為封兵部車駕司 工事虞君震之母曰宜人者則以車駕之父侍郎府君嘗任通 政司參議所受封號也宜人壽八十以成化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卒以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葬于邑之金潼合府君之塋以二十年車駕以葬未有銘為恨俾其子臣來請而自為之狀曰虞與鄒俱崑山人宜人之父長卿與虞之先在 國初俱以 貴民徙實南京兩家以鄉里故相



往來府君初分教金華知其其貝娶之乃奉其母顧宜人以行而  
宜人之母陳氏老而無依亦從宜人孝養備至既而府君丁母  
憂還崑山僦屋以居猶寒士也宜人安之晝夜紡織方為衣食  
計及府君服闋初選為禮科給事中再擢參議祿俸稍厚然宜  
人自奉不異為教官時子女之生不求乳母必親乳之曰飢人  
之子吾不忍也震有妹早喪育其孤女于家為擇良族嫁之震  
之妻周宜人勤於女事必指以教其女而教震尤嚴切切焉以  
勿墜儒業為訓及府君以兵部右侍郎而卒扶柩歸葬空囊蕭  
然尚無田廬宜人安之復如為教官時蓋宜人持身有淑慎之  
德無妬忌之心處家有勤儉之功無邪妄之見其賢不能盡書  
也子男三長即震次謙次昂次二長適錦衣衛百戶張敬次適  
陝西按察司僉事陳訖孫男四長即臣登進士第為兵部職

司郎中次民次焯次秀女七人曾孫男五人玄孫男一人虞相  
傳出宋雍公允文後本蜀人宜人嘗謂震曰汝又聞族人有居  
吳江者宜訪之以成其志至則果得五世祖元統間親書復田  
公牘適與譜合於是虞之家世始知所出蓋宜人之力也府君  
諱祥字仲禎歷事先朝為時賢臣宜人實克配之予不及見  
侍郎公而與其孫郎中相好知其居官所以不媿其先者蓋有  
所自也乃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身有其貴家無所資能於其常於夫則宜墓木拱矣刻石有詞  
既暴賢德亦慰孝思再世復頌茲訓是遺凡今之婦盍觀于茲

故四川僉事陳君妻周孺人墓誌銘

吳中仕宦家自國朝來以陳氏為冠蓋僖敏公功在西土為  
時名臣其後繼登甲科世列憲職又有若公季第之子四川僉



事曰僕字汝翼者孺人則其配也其諱妙清姓周氏出崑山名家為鄭府長史瓌之女母曰夏宜人長史公嘗為監察御史有名中朝治家整肅孺人資秀慧且得家教既笄而嫁處貴族受榮封絕無矜侈態其舅故封監察御史有成與其姑顧孺人皆賢之僉事君初在南京或巡行于外孺人輒閉戶獨處雖三尺童子不許踰閤及從至蜀中適寇難方熾僉事君數出備禦孺人所以居家者益謹一日僉事沒挈攜諸孤遠道歸葬念舅姑皆高年左右承順能慰釋其意教其子沐業儒沐竟登鄉舉初僉事君未有子以兒汝韶之子浙為子後孺人得沐諸妾更生二子沈涇孺人待之皆與已子等可謂賢矣沐以其母老恐違侍養屢不應春選孺人年七十五卒之日弘治八年二月某日也明年正月某日葬于吳山先塋之次子男四浙娶錢氏沐娶

楊氏沈娶顧氏涇早卒女二長適鄉貢進士朱木次適吳恪孫男四東同采林女二適劉燦夏卿其一尚幼諸子將治葬奉監察御史夏公狀來請銘蓋夏公與孺人為表兄弟知其賢其深而予與陳氏同里居有世契亦竊知之故以不復辭為之銘曰少則有家同享其貴匪貴之享縫幕中饋憲臺凜凜一道肅然何以相之有婦之賢載耀高門袞然而秀何以教之亦有賢母從子而養從夫而藏吳山鬱鬱蔭此幽堂

張安人王氏墓誌銘

王故閩人為唐水部郎中輔之之後在宋多顯者後徙吳中曰著作郎贛河南程氏弟子也尤以道學聞子孫以儒業相傳國初有仲光處士兼通醫術又三世曰時勉醫名益著娶嚴氏生安人為季女名珍字秀珍少歸名族為工部員外郎張瑋嘉



王之配而為贈工部主事靜源之婦南京國子監助教綱之孫婦也嘉玉幼則好學既長登進士第居官清約以考最獲封其妻至是安人以疾卒于京師年止四十滴嘉玉以公事之便載其柩還葬率其子來請銘曰少婦之亡不足以勞長者惟瑋幸嘗游門下而亡者有足銘亦欲慰其子之哀耳乃出安人之兄太學生惟安所為狀以拜狀曰吾妹婉和柔懿自能言宗黨稱呼不誤而與同輩相嬉戲未始有爭年六歲吾母教以女工及授以女誡諸書即通解稍長率之祭醴饋食若浣濯諸事即能服勞尤能以禮自持居一室人未嘗識其面也其賢如此此吾之所知者及為婦婦道益修嘉玉得盡力于學姑太安人陳氏常有疾以安人為冢婦委以家事治之甚習而事其姑凡湯藥食飲必親奉益不以事廢其待族親甚厚及教其子則嚴未嘗

縱之使惰也此又嘉玉之所稱者今則不可見矣故聞其卒內外親族哭之皆哀足以知其為人矣其生正統乙亥三月八日卒以弘治甲寅六月二十五日以及明年丙辰七月十六日葬于吳縣奇禾山善人橋先塋之次有子二人伯曰希范聘顧氏為湖廣按察司副使源之女仲曰希程銘曰惟出與歸其胄實華內德克舉無忝其家既興其榮而奪其壽家人是傷其獲亦厚

張景春妻胡氏墓誌銘

吳城東有甫橋橋之北有張氏居之世積善濟以勤生家致殷厚至景春在里中尤稱善士而勤生如先世能益振其家景春固賢其配胡氏更以賢濟之此家所以益振者胡氏諱素安性端簡凝重資尤明慧景春父子多游京師服賈闔內事惟胡氏



是賴凡錢帛出入之記注米薪儲積之劑量親戚慶弔之往來  
傭奴衣食之分給處之秩然也其治家更身率以儉不好華侈  
至于里巷女媪所信邪妄不經之事尤不能惑也故人皆稱景  
春有賢婦素無疾俄疾作遂卒其生正統丁巳八月二十八日  
卒以弘治己未三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三張與胡皆長洲人  
胡氏之父曰德清母曰袁氏當胡氏居室時已能行孝及歸于  
張姑以年高在堂奉事與母同姑卒哭必盡哀人益稱其孝云  
有男子二人長曰雍娶梁氏次曰準娶李氏女子二人長適吳  
澹次適劉祝孫男六人曰溥濂瀚湧濤孫女四人曾孫女一人  
將葬得地于吳縣十二都白華山之原卜卒之又明年二月三  
日葬焉於是準來道其父兄之意求予為銘蓋濬予兄之子也  
惟以姻婭故特知胡氏之賢故銘之銘曰

詩詠宜家于茲可信豈人之宜而家亦振女婦之德實繫于家  
閩內之事今何賴邪顧而不見泣然歎嗟尚闕于茲壤地不汗

戴母莊氏墓誌銘

長洲戴冠有母病走百里外求醫治之疾痼不可治其母竟卒  
冠自咎為不知醫藥或妄投痛哭不已將葬則咨其父文昱甫  
願其墓銘庶以自慰者乃來請於予而自為之狀曰吾母莊氏  
也諱妙清父曰思恭嘗長鄉賦以此其民破產而家遂落娶卜  
氏生吾母在諸女中最幼然不妄嬉笑曰環坐而緝坐必下起  
必先麻桌輒先滿筐更精好可織蓋其用心之專也歲理蠶事  
蠶未眠而桑或不給食對之甚悲家人曰何重利至是應曰吾  
不忍蠅螟而死豈為利哉蓋其存心之仁也此皆吾母幼時事  
既笄而歸吾父已四十年勤儉慈順如一日吾父甚宜之平生



食不邪味工不奇巧畏聽惡言言惡事非特有娠時然事姑孝  
夜寒必再起問衣衾厚薄姑之舊衣垢以嘗得乎自浣濯為幸  
雖嘗茹素禮佛然不肖以一錢施浮屠氏至親戚及隣里女婦  
之貧者則隨所有週給之不吝冠家市中幼獨喜習儒業親戚  
咸曰業儒固善然猝不得成名不若業賈可朝夕養生母問而  
謂冠曰即不成名亦不失為士人其必事此他日吾食貧無悔  
也吾父亦然之冠故卒業儒既而入鄉學為弟子雖屢躋場屋  
而吾母怡然自若也此其為人大畧如此吾母之卒以成化十  
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五十九子男二長即冠娶夏氏次冕  
娶韋氏孫男三人恩愚憲女一曰貞德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  
某日墓在何山之原冠不肖既壯未仕未能顯榮吾親甚愧恨  
也茲敢以狀上惟恐而昇之銘幸甚蓋其狀云然寬屬以憂制

歸自京師則聞有戴冠者好學而文願一見之乃今以銘文見  
托所以敘述其母者讀之可悲凶知其篤於孝非世所謂文士  
比也乃按其言而叙為之銘銘曰

溪流洋洋母氏在堂有過於庭儒其衣裳紛紛小夫日中為市  
孰從而儒惟母之使母之云云子也其怒藹然其文凜然其德  
葬也有銘何加於詞爰刻之石惟慰其悲

郭母徐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郭君忱待試禮部聞其母徐氏喪疾馳還家慟哭曰  
吾生不及仕以榮吾母今而吾母將葬何以盡吾心乎則告其  
父曰惟葬地之當擇也乃行西山衝冒跋履無所不至凡數月  
始得于至德鄉博士塢之原則又告其父曰葬既得地矣吾母  
之賢不當有銘乎乃自為狀來請于予至於數四而不已徐氏



諱靜端世家長洲為嘉定縣醫學訓科惟德之女及嫁郭氏為承事郎汝文之妻郭大家也其舅宜軒府君偉然族人之望生汝文克肖為其婦定難徐氏入門事宜軒與其姑成氏皆得其意及舅姑下世相汝文治喪則歛葬必厚治家則耕織必勤以至祖先之享祀親戚之醜遺必豐子女之婚嫁婢僕之衣食必均若其舉止之必端用度之必儉則持其身又無不至者汝文其宜之比歲疾作重以愛女及殤孫之戚悲痛之餘遂不可救享年五十有七其生正統己未八月六日卒以弘治乙卯十一月一日以卒之又明年二月四日葬焉子男三長即忱娶雲南按察使張公汝振女次悅娶無錫鄒氏次懌娶同邑蔣氏女一適監察御史陸完贈孺人孫男四人受福受益受采受學女九人予重忱之孝且以汝文之失良配不可無銘以慰之也銘曰

內言不出如無其人匪出其子曷知其親且厚而勤曰豐而均曰端而儉以特其身有家以盛有子以顯視彼哲婦內助何鮮乃卜吉壤西山之垂欲知其賢刻石有詞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九

墓誌銘一十一首

錢夫人莊氏墓誌銘



故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錢文通公之配夫人莊氏世為松江華亭人父曰克勤母某氏夫人未生有術者指其廬言曰此地當出貴人已而夫人生既筭克勤與錢雅相好遂以夫人歸文通公公時為諸生游鄉學勤苦特甚夫人晝夜紡織以資給之公得專意問學遂取高科入翰林以文名于世及姑趙夫人沒夫人居喪兼治家事公得廬墓行孝至于服除乃歸後公官益高祿益厚夫人自封孺人進宜人至今封可謂富貴顯榮矣居常猶親女事衣布素人不知其為命婦也及公年七十以尚書致仕而歸夫人年相若髮不變白聰明強健歲時設宴子



孫以次奉觴為壽終日端坐不少歇側人又不知其年之高也  
夫人少則孝敬其舅姑皆嚴毅事之得其歡心平生遇妾媵無  
如忌之行訓子孫有勤厲之言至待族媼御僮奴皆有恩意居  
家處事尤善含容有人所不能及者而閒靜和婉雖老不輕出  
中門私居雖子孫亦未嘗聞其笑語聲也弘治八年八月十六  
日夫人卒享年八十六子男七人曰崗承事郎曰岐府學生曰  
嶧俱蚤卒夫人出曰峒國子生曰山金山衛指揮僉事曰友國  
子生曰巖女二人中年縣學訓導張璵金山衛指揮使翁熊其  
壻也孫男七人曰啓宏進士某部觀政曰啓賓國子生曰啓容  
府學生曰啓某曰啓春曰啓賢曰啓明女七人國子生陳槩承  
事郎陳福國子生沈高士人江隆其壻也餘尚幼曾孫男六人  
曰文綬曰文曄曰文曜曰文暉曰文誥曰文纓女三人先數年

文通公沒 上敕工部營葬于邑余山之原至是有司以夫  
人之喪 聞復蒙諭祭如制於是啓宏以嫡孫持服卜明年十  
月某日以夫人合葬乃自為狀使其弟啓容介先友馬太常來  
求墓銘銘曰

孰不為婦貴者幾何亦孰不貴其壽不多貴不自侈布素儉勤  
老復自檢止于中門赫赫文譽馳于遠夷文通有婦于內相之  
富貴匪共共此一丘視其松檟寵光未收視其喪次衰絰則盈  
再世復發甲科成名爰求其故曰由誨言奉而嗣之何但曾玄  
叙其淑行著茲銘章庶幾閭內其人不亡

史母太淑人鄧氏墓誌銘

史與鄧皆洛陽名家也太淑人諱德恒為陽穀縣丞瑄之女少  
歸于史為朝城知縣贈山西道監察御史某之配而為今蘇州



知府簡之母也御史君初喪其配陳氏求繼室得大淑人端莊  
婉順撫陳氏遺女更慈及御史君以鄉貢士入太學居都下者  
四年親汲爨以供之燈火共事齏鹽茹食有人所不能堪者已  
而從其夫官朝城為縣令妻亦貴矣其自處勤儉猶前日也於  
是君以善政清節為 朝廷旌褒所以成其賢名者太淑人有  
助焉天順癸未君卒于官太淑人年三十三耳一子生甫十一  
年纍然携以歸不以幼孤弛教喪始畢即遣入郡學脫簪珥買  
書以資誦習其子竟登進士第以才御史出守蘇州遂其養蘇  
州自古稱繁雄之地其子旦起治文書至日中未已上稟承而  
下裁決不得一視家事惟太淑人任益至此為郡守毋益貴  
矣其自處勤儉猶前日也自為婦非歸寧不出至是居蘇州數  
年未嘗一越公解門其子退食亦不一問公事惟以嚴刑暴怒

公取予為戒其子遵 慈訓書之座隅卒之善政清節無愧其  
父至屢受旌褒以成 名太淑人之助益多若其延款賓客施  
予貧困既老無所厭倦 受其可稱者太淑人初用其子貴封孺  
人再進今封 恩與記 聖盛每以不獲與其夫同受為恨其年六  
十八俄以疾卒生于 是德庚戌五月十四日卒則弘治丁巳正  
月二十八日也子男一人即簡娶紀氏前太常博士文達之女  
女二人長適河南守 備都指揮李端即陳氏出次河南衛右所  
正千戶姬惠孫男一人曰迎舉聘畢氏戶部郎中孝之女女五  
人長適畢王次許適 路平侯正劉成恩一尚幼其子將返柩于  
洛卜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北邙山先隴之次以通守李君狀  
來請銘予鄰人也學有喪方無以為助其何敢辭銘曰  
有郡古開浙河有 祿俸既豐養則厚口體致樂樂則否刑罰取



予在不苟我言如從民可阜卓哉高堂此賢母曷不食報享肩  
壽哀哀號呼今何有母則可惜惜尚有以愛去任子為守北邙  
山中深且幽從我良人百世久刻石以藏同不朽

故封孺人高氏墓誌銘

監察御史王君為予言其先孺人之賢葬既十二年矣未有銘  
之者敢以父命請予知君已久及是出按吳中風裁凜然類古  
才御史固知其家不教之有自也則諾之孺人諱偉字俊卿姓高  
氏其先光州固始人也唐末遷閩遂為閩縣人宋有諱騰茂者  
隱居著書卒贈通議大夫子惟月以中奉大夫致仕封懷安縣  
開國男自後多顯人大父諱昊 國朝承樂間以春坊清紀郎  
改知常山縣妣 氏封安人父諱環不仕妣林氏孺人少歸于  
王是為鄒平縣 之配王故豪之定遠人 國初以軍

功授武階守閩中而好儒業教諭君初游鄉校家適中表孺人  
以柔順事其夫養其姑益謹及姑沒斥簪珥備喪具以葬之人  
稱其孝教諭君既登鄉貢初授桐廬訓導孺人從之官以內事  
自持教諭君得專意教人孺人力也擢鄒平始留居干家婚姻  
以時慶弔以禮家政秩然人又稱其能初其姑沒遺子女皆幼  
弱為撫育之如母及孺人生子稍長即教之業儒所以訓戒者  
甚嚴其子竟登進士第自知上饒召為御史人尤稱其賢也惟  
其平生恩意在人故卒之日親族皆哭之哀雖鄰媪亦有泣下  
者卒以成化乙巳七月十四日享年五十三以明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葬于候官縣草市都茶園山先塋之次後九年為弘治  
乙卯其子以御史考最蒙 恩封孺人云子男四人長昂即御  
史次高其次吳度出也女三人適洪文輔張達黃文陞孫男一



人曰鍾女二人方教諭君致仕歸而孺人已先數月沒矣故哀  
痛特甚自為文記其墓予故據而序之銘曰  
行不出乎外而教能成于內柔順嚴明刻石已載也惟不與之  
壽而獨與之貴銘以昭之益亦有待也

徐母朱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某出吳縣孫溪朱氏父曰孟淵母陸氏少歸于徐為諱  
暉字仲輝者之配徐之先在宋從南渡至吳而居光福者數世  
矣國初儀禮司序班曰魯生可儀為范氏贅壻范氏世居天  
平山之下魏國文正公後也可儀生某某生仲輝仲輝以出粟  
助有司賑飢授承事郎雖隱于鄉而名聞吳中其族人以孺人  
為仲輝婦無慚德者孺人儀容修偉而慈惠孝敬閨門取則性  
更勤儉手治衣食不以老廢仲輝立家賴其助為多有子圻繼

其父長田賦孺人教之務為長厚圻能舉義事出粟賑飢如其  
父有司奉詔更旌其門人謂圻之承家賴其母者益多也於  
是仲輝既沒十有三年孺人以壽終羨年七十有八矣其生永  
樂庚子六月十九日卒以弘治丁巳二月三十日以明年某月  
某日葬于馬鞍山之原合仲輝地子男二人長即圻娶陳氏次  
奎側室李氏出娶顧氏女一人適陳興孫男一人曰瑛女二人  
其二已嫁曾孫男二人曰讚曰謚女二人圻嘗乞墓銘於予及  
予北來其甥陳霽方登進士第績學翰林為狀來促曰外祖母  
賢行甚備此其槩也願取而銘之銘曰

山有巨石地深且幽門有喬木可蔭以休有家于茲內行脩慈  
孝勤儉正且柔老從良人地下游欲考其賢此焉求

韓夫人墓誌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以成化戊戌卒于家朝廷嘗遣官治墳于吳縣雅宜山之原後二十年其配夫人金氏沒其子教具疏告哀天子識公生時多著勞績而夫人寔其配也特下禮工二部議益大臣妻受封而卒者例...物祭而治墳後凡合葬者近時顧特令其家啓壙而有司無預也至是工部覆奏以為非卹典意遂從之教歸將與其兄文圖葬事乃乞予銘惟都憲公為國朝名臣其擇配必得其人之稱者當其未貴時其先府君以富民徙居京師生公初娶夫人王氏蚤亡遺一子即文繼娶得夫人夫人之先世為宛平人有曰大和者豪俠不群娶魯氏生夫人其弟某方為工部員外郎與公有宦宦之好知夫人賢而可配始娶之未幾公以監察御史出巡江西夫人謂公曰長洲故鄉也無第宅可居他日公何所歸乎公以為然明

年還過吳中始卜居東城下而公竟歸老于此歷仕中外憲臺功業赫然夫人亦從受封可謂富貴矣然處之自如未嘗有矜喜色中間公以直道忤人三被降黜夫人亦不憂且時慰公曰公心無愧造物者豈公終在人下耶已而皆驗夫人居家則奉舅姑以孝從行則事公以順公性邁爽少暇輒具酒饌與賓佐樂飲夫人治具畢獨以麤淡自奉平居衣服亦無紈綺之麗人不知為命婦也及公致仕後儉德益甚迨至寡居尤嚴於治家僮奴輩帖帖無敢縱者當病亟子婦請醫禱輒戒以有命則使啓篋視之凡殮具悉備可謂明達矣蓋年六十九而卒其生宣德戊申八月二日卒于弘治丙辰閏三月二十六日葬以戊午某月某日子男三十八光祿寺典簿娶吉安知府張某女教工部司務娶浙江布政司參議寧某女啟側室王氏出娶安



吉主簿朱某女女一適蘇州衛指揮使謝瑛夫人出也孫男三  
勳勤勳勳府學生女三曾孫男四某某女三銘曰

憲臺赫赫維韓公江嶺植立功尤崇夫人來嬪婉德容受

恩錫號榮則同閨閫內助嗟成功倏歸于茲全厥躬 帝命

守臣爰啓封雅宜山氣俄鬱蔥女婦孰克榮始終子孫來視當

無窮

王母陳孺人墓誌銘

崑山王成憲初任訓導寓京師而奉其母陳孺人以居祿雖薄  
母樂其養意甚安也予以鄉里故常往來其家知其母既老能  
治內事故成憲官雖小賴其母之賢意亦安也於是成憲去為  
秀水教諭復養其母于官秀水距崑山不二百里其母或歸則  
假公事以省不見其母者益無幾日耳俄其母以疾終成憲痛

哭不自勝予適亦以憂制居家特趨吳中持狀請銘及予北來  
又以書促曰葬且迫期矣非得此不敢掩壙念其言懇至乃為  
作王母陳孺人墓銘而序之曰陳氏諱某字某與王氏為同縣  
人父曰歸安主簿某母曰夏氏父母初未有子不欲嫁其女始  
擇贅壻得王君寧寧之父英國初為陝西按察使時號廉吏陳  
氏為其婦居貧節儉人謂為無愧及寧卒獨處室中躬紡織以  
自給教其子讀書夜必與共燈火稍暇即取弊衣補綴不自逸  
也其待親族必以禮御婢僕必以恩事其母尤孝母年八十餘  
老而無齒日必作肉糜以進或含哺之當是時其姑閻氏亦老  
矣恨不得侍左右數迎至家所以奉之者如其母可謂孝矣其  
生永樂己亥某月某日卒以弘治丙辰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  
七十八子男二人長即成憲娶張氏繼劉氏次成章娶朱氏女



二人適益經周夏孫男二人曰某曰某女五人以丁巳某月某日葬于本縣馬鞍山之原合其夫之兆銘曰  
生從其子有祿以養死從其夫有地以葬惟孝與慈其人則賢庶慰其子託此以傳

太孺人貞節俞氏墓誌銘

俞氏以名家女少歸于顧顧與俞其先皆常熟人後其地分隸太倉州故今又為太倉人其曰太孺人者因其子守元任中書舍人三載考最而朝廷封之也曰貞節則以守元之父贈中書舍人文安早世太孺人能守志無玷有司上其事于朝廷而請旌之者也太孺人諱如瓊為景明之女景明贅于陳其配又名士原錫之女也當其少時內外族人皆稱其賢議非其人

不嫁始擇文安歸之和順孝敬動守內則舅姑以為得賢婦方竊相慶居二年文安忽遘疾而沒娠守元甫四月耳當文安病劇祝之曰汝善自保即生男庶延我後以為父母慰已而得守元質弱多病幾死者數太孺人屢欲自經曰吾所為不死者有此兒耳仰天大慟見者感泣後守元竟無事既長母子相依乳然閨閫間亦惟守元性醇謹尤賴其大父希增從父某教而成之既長補縣學生遂登進士第為近臣論者謂其至此可謂難矣他日守元念其母迎養于官遂被恩典顯榮表著有光其家其所以至此者又可謂幸矣於是守元生一子而天太孺人悲傷過甚疾作而沒守元痛其母哭之欲絕曰不肖幼累吾母今復以見女累之吾何以為情哉將還葬于鄉其友毛翰林憲清為狀以授適其從大父河間通判希遠以公事至率之請銘予以鄉里故知其母之賢乃諾而書之太孺人沒時年六十二



其生正統戊午十一月十八日卒以弘治己未二月六日以其  
年某月某日葬于雙鳳鄉合其夫地銘曰

孰謂有家而寡其居孰謂無子得祿以娛內行則備莫不可書  
惟其大者志節不渝 恩典下頒有耀門閭報德不爽鄉里驚  
吁生從其子沒從其夫地下見之無媿其初女婦之事或疑有  
無持此刻石匪失之誣

吳叙州妻安人夏氏墓誌銘

叙州太守吳君惟謙有賢配曰安人 夏氏故太常寺卿仲昭之  
女禮部主事某之婦也夏吳皆蘇之 崑山人太常公以文雅名  
當世而生多女其尤賢者為安人公嘗曰是女嫁必其人而惟  
謙為子弟性敏且嗜學禮部亦曰娶婦必其人乃稱他日婚禮  
竟成兩家以得人賀安人歸于吳者幾四十年以惟謙嘗任南

京刑部主事受今封既而惟謙自郎中擢守叙州安人留居于  
家治內政俄以疾卒弘治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八  
於是惟謙以考績過家始擇地于邑之某都將以十二年某月  
某日葬焉謂安人賢不可遂沒他日上京乃自為狀求予銘其  
言曰安人出富貴家性獨勤愈少游學宮歸必夜讀安人每以  
紡績共燈火及鷄將鳴必趣愈起入書舍以為常後愈登鄉舉  
將赴禮部試屬安人病不能行安人曰君之父母老且日望君  
顯榮乃以我故輒畱乎愈始行他日又以愈未得子為憂言于  
舅姑所以當置妾之意舅姑稱賞不置口曰婦人妬忌常情吾  
新婦識慮之遠乃爾過於人多矣當成其美意乃置妾姚氏竟  
得四子其二安人所及見者撫育皆如已出長子東幼患驚搐  
安人適亦病臥于牀聞之遽起抱置于懷家人請自愛曰兒為



重吾身不足惜也其賢如此四子長即東縣學生次曰南為惟謙兄後次曰西曰北女五人長適承事郎王銘次適鄉貢進士陸伸次適長洲縣學生文璧皆安人出次許適陸某次許適朱某孫男一曰某子與惟謙同舉于鄉相好久其居南京有聲刑官間大臣有奉詔嘗特薦長臬司者會擢叙州不果及守郡聲益起為蜀守之最鄉人皆以為安人有勸相之助焉是宜銘銘曰

仕學所資非師即友孰謂閨中而人亦有老安其養幼賴其慈俯仰事畜一身係之何為中年遺棄與富錫號彛章不以沒廢纍纍哀服諸子在喪欲知婦德尚升其堂

劉母太宜人蘇氏墓誌銘

劉母太宜人蘇氏以其子約仕于朝來就祿養者數年約初

為南京吏部稽勲主事後改吏部考功既封其母曰太宜人及約進驗封郎中適恩詔下遂加今封後二年為弘治庚申八月一日卒享年八十五太宜人嘗以年高思歸故鄉約勸留之至是痛恨慟哭不已將扶柩歸葬奉其友毛修撰維之狀造予請銘蓋約試禮部時為予所取士及予佐吏部又為屬官不能違也蘇為東阿儒族太宜人幼則警敏莊重鍾愛于其父敏與其母郭氏鄉人知其有賢女也亟欲聘之既笄竟歸于故贈吏部驗封郎中某入門善修婦道時其舅教諭府君已沒姑吳氏孀居家範嚴整太宜人事之孝謹食必侍立食未已不敢退也姑或怒益下氣跪而謝過不命之起不敢起也其為婦如此太宜人人生男子一人即約及女子一人餘男女九人皆諸妾出待之衣食均平一如已子人稱其有恩也居常語之曰爾祖父仁



厚陰有德于人當發于其後爾業宜力學向用以光先世以約  
資美訓督更嚴夜恐其怠必躬自紡織課其讀誦約竟登甲科  
以顯于時人又稱其善教也及約官吏部常以勤於職業為戒  
夜必先起趨使趨朝出門乃復寢以為常其為母又如此劉為  
名家宗族甚盛太宜人與諸子居或時過舊業族人不問長  
幼聞其至迎拜于道不絕雖素所剛嚴者亦盡禮不慢可以知  
其賢矣子男長紆次純次即約次綺次綰女長適陳某寡居次  
早卒次適蘇紳賈綸趙鍊邢璋孫男四人長田鄉貢進士次谷  
次苑次巖卜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邑西苦山之原合其夫塋  
銘曰  
封之既榮養之既厚曰惟有子而亦有壽無憾于世世亦何有  
喪車在野迎哭爭先凡此族人公服其賢歸從所天尚永闕于

茲阡

徐宜人朱氏墓誌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仲山自湖省受簡命巡撫山東奉  
敕東行便道將過家其配宜人朱氏道中疾作即劇其子察迓  
之百里外扶持抵家明日竟卒弘治庚申十月二十七日也享  
年六十宜人世為吳人居盤門南為善族父曰景椿母曹氏宜  
人幼為女子已敦厚寡言笑女德著鄰里既歸于徐事其舅故  
贈兵部郎中公信姑任宜人以孝處妯娌以和若其儉質不好  
華侈未嘗修飾容儀為時俗態至鍼黹絲枲無一日去手又其  
勤也仲山少游郡學有賢名人謂宜人德實與合自是仲山登  
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分司齊魯後改禮兵部官至郎中考最蒙  
恩進階宜人輒從受封初封安人加封宜人可謂貴矣然勤儉



之德如故及仲山出官方嶽秩至二品祿入益厚且歷三省皆富饒地宜人未嘗資為服飾之需其勤儉之德亦不改也仲山因念宜人為婦四十年今年且老當共享富貴一旦遽至此為哭之慟其子棠則念其母鞠育成六曾不獲奉養之報慟哭不欲生於是仲山不遑治葬往泣東土居數月棠不遠二千里馳白其父曰葬既得卜不得銘文不敢葬也其父曰是固吾意乃遣使持書及賀憲副澤民之狀來請蓋澤民與仲山少同學相好實知宜人然予與仲山通家已久若宜人之行亦豈待狀而後信者因憶十餘年前予妻陳淑人卒宜人痛惜不已曰安得以婦德相警勵如淑人者今宜人卒吾知有痛惜之者矣宜人生子男一即棠蘇州衛中所副千戶娶吳氏太僕卿禹疇之女庶子一曰棠出某氏聘沈氏故太醫院御醫以潛曾孫女女二

人長許適雷環先卒次許適郡學生周玉孫男一曰勳聘正監察御史思德女女一許聘嫁刑部郎中黃日昇孫魯以卒之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吳縣反被鄉堯峯之西從先地也

銘曰

妻沒而思母沒而悲人情則爾莫不哭死姻戚傷焉以及鄰里謂否德者何以至此刻文幽堂未慰夫子煌煌誥詞褒贈厥美足以慰之亦尚可俟

太恭人石母趙氏墓誌銘

石與趙皆藁城名族趙在國初有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曰民望者孫曰準為趙王府紀善是生太恭人嫁于石為臨晉縣學教諭贈監察御史麟之婦山西按察使王之妻今河南道監察御史玠翰林院檢討珪之母也初教諭以事謫居韶州而



沒其配徐孺人挈諸孤海嶠萬里跋涉返葬紀善聞而稱歎曰  
有婦如此吾女宜事之遂以太恭人許歸按察公及入門公為  
諸生尚貧凡舂汲紡績之勞皆身任之日暮為衣食計不使其  
姑有不足之意後公既貴自內臺擢臬長日則出治公務若闔  
以內事亦皆身任之迨公歸老于家祿俸絕矣所以助于內者  
益勤尤不使其夫有無聊之歎也公有子五人其二為玠瑤同  
年舉進士皆出太恭人其三庶出太恭人遇其母既善所以愛  
而教之者與已出等曰吾夫嘗羨竇氏五桂今不幸棄諸孤忍  
負其志而不力教乎其賢如此若其平日謙而不驕忍而能容  
仁而好施尚多可稱而親戚鄰里以為女師焉太恭人初從夫  
御史之貴被 敕封孺人及瑤以檢討考最復進今封號則從  
其夫按察使之秩也五子玠娶劉氏瑤娶王氏繼翟氏次權次

珮次瑱皆幼女四長適周尚賢出太恭人次許適米秩餘尚幼  
瑤居史局纂修會典垂亮俄聞其母喪更以其兄玠出巡陝西  
未還益痛不得侍母疾則持其友傅編修邦瑞狀來乞墓銘曰  
幸忝門下願有以慰吾兄弟之哀予為之戚然太恭人享年六  
十七以弘治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明年三月十五日葬于  
邑南徐村合其夫地銘曰

召南之化及于大夫之妻惟妻之賢可見家之齊也少同其貧  
老同其貴及稱未亾人而二子已顯于位也有祿以養而疾不  
及扶持則亦瞑焉而逝知不能顧乎私也吉壤既鑿從其夫于  
此墓木鬱然子孫百世而謹視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

墓表八首

翰林院編修李君墓表

君諱仁傑初字唐英後更字士英興化府莆田人也曾祖纘歷  
 城縣主簿祖馨業儒不仕父煥雷州府學訓導當訓導公宦游  
 嶺海間君畱侍其祖母宋氏于家時尚幼已能盡孝養而自力  
 于學出則從師友質問歸則與其弟仁貴相講授學既成竟以  
 書經魁天順三年鄉試成化八年會試禮部復在高等廷試得  
 賜進士及第遂入翰林為編修階承事郎未幾丁母林孺人憂  
 服除還任三年考最賜敕進階文林郎而封贈其父母妻如  
 制秩將滿而病卒矣年五十二初君被病每旦猶朝或勸之少  
 休其朝如故迨其劇乃已其謹畏如此君治經得其說從學者





常數十人病且劇猶矻矻坐堂上為諸生講解其精勤如此年逾四十即治葬穴曰死者人之常他日不欲以後事累吾家也及是謂家人曰吾父不幸時客囊蕭然始不能殮痛恨至今未忘吾即死殮無獨厚其明達而孝又如此嗚呼可謂賢已君性卞急少容亦惟其中介直不能矯飾以阿人意然至遇知友杯酒相屬談詭間發歡如也自居京師未嘗一走要地請謁日則汛掃室廬彈琴投壺種花養魚以雅潔自適而已平居既以經學為業及門蒙指教者輒取科第嘗一同考禮部士得人為多其見於及人者僅如此配孺人陳氏今戶部郎中鶴之姊有賢行男一人曰義方尚幼女二人林待育林宜篤其壻也其卒以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廿四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寬於君為同年而相知深哀君之沒而不可復得也為表其墓

而復論其母曰李氏之先出於唐宗室有封之蔡者八傳曰丹以祠部郎中遷莆田令改刺金州未行而卒子孫遂家莆田歷宋及元與邑中方宋鄭號四大姓仕宦纍數世自教諭府君而下官益小族益衰其世幾絕至君奮然起甲科列史職且顯于朝而祿位壽考又止於此不能酬其為人所以復興者其在後人乎夫望其後人以濟其世美死者之志庶乎在是

清遠史府君墓表

史之先嘉興思賢鄉大族也元季有黃翁居吳江穆溪之上與史甚邇翁善處士諱榮者得其子居仁為贅壻而穆溪有史氏自此始居仁生府君其諱彬字文質清遠其自號也幼跌宕不羈喜趨人之急國初法制方嚴郡縣吏仍故習貪縱自若府君因民所疾惡與諸少年縛其魁獻闕下處死一縣稱快而



府君得賜食與鈔給驛舟還家其父顧憂之曰吾家世醇厚汝所為若是非史氏福也府君謝曰兒幼尚氣耳居無幾悉謝遣故所與游者改行自勵務為恭謹每出入遇人無貴賤下之尤以儉約自持視義所不當費吝不用一錢竟以力田拓其產業時朝廷重糧儲設長稅者其後歲比水旱加以軍興調發民不堪相率竄去田多荒稅既不給長往往被罪府君適代為之知其弊所始務先愛養民力乃約束管內自里胥以下不得取民毫毛利民感悅流亡復歸當春輒出循阡陌間勞來不倦為相視土地所宜指授種樹之法冀治之方而隨所不足為補助之既乃使田甲檢視耕墾五日輒具報有惰慢者召其人誚之甚則杖而徇于眾由是稅入居最縣官以為能每治水諸使行縣則推使前對至民生利害必反覆辨論之無所畏事多罷

行洪熙年初詔天下民有戶絕而田廢者除其額許民自墾而薄稅之然法重失實者官與長連坐吏胥輩要求百端奸民往往持短長以快其私人搥手觸禁莫敢籍報府君慨然曰此朝廷德意也懼禍不可遂條上得減稅若干石家無私馬里人謝曰微公吾屬不沾上賜矣其見於居鄉者益如此府君為人孝友而沉厚寡言人不見其喜愠重然諾自少至老未嘗食言遇事可行不計利害故人多德之而小人亦不喜然府君雖至死守之不悔也其沒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享年六十二配同縣沈氏少府君一歲勤儉孝敬助府君成家後三歲卒合葬小句原子五人晟旻昊昌昂孫十一人曾孫若干人玄孫若干人府君嘗曰禮嫡庶異禮秩吾當推行于家其析產令諸子不得與長子齒且曰後世子孫可守此法無廢也其見於治家



者又如此府君葬既六十年未有表其墓者其曾孫鑑始為狀請予與鑑相知久矣蓋嘗觀其家世隱居力本輔以禮義文雅表然為江南之望意其積之者必深且長不然何其盛至此乃今得府君之為人而益信焉惟唐李翱汲汲於得昌黎韓子銘其祖之墓合於禮所謂知而能傳之意是以君子與之況由其祖而及其上者鑑其孝也哉

### 朱隱士墓表

崑山有隱士曰朱日南甫其諱夏別號勉齋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初為亳人後遷于睢數傳為宋兵部郎中貫以耆德與杜祁公等會于鄉世所謂睢陽五老是也其後有曰子榮仕至直閣幼值金兵之亂始來吳中歷世儒官其尤以文學知名者元儒學提舉德潤國朝中書舍人吉隱士則提舉之曾孫而中

書之孫也父曰永安早卒隱士幼故未知學甫成童忽慨然奮遂以儒業世其家初未娶其母郁儒人病請治于醫師鄭有林有林固儒者察其事母狀竊歎其賢因以女歸之及年漸長人自百里外延致于塾而隱士亦曰吾既不仕使子弟賴我而有益亦不為獨善矣遂以授徒為業其教人有法學者敬服至終身不更他師蓋隱士既老始謝去時從大夫士之家居者為雅集邑令尤賓禮之不衰而隱士固無所求也鄉里稱必朱先生而不敢字益重其操云其家既故所藏先世手澤與名人遺墨無慮數十函後多散失乃數訪求于人積成家乘十卷提舉所著有存復齋集毀于火復手自編錄卒賴以傳以直閣葬常孰歲必往視且懼其終廢也請于葉文莊公表其上然不獨厚其先世而已鄉先達刑部尚書顧公沒既久而無後倡好義者



治其墓亦得不廢平生既業儒不營生產特有數金一夕爲人盜去已而察知其人則所識者即隱其事不發橐中遂空不計也其心之仁厚如此爲詩文語皆平澹如其人尤精於書甚得楷法成化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一配鄭氏有賢行子男四人曰器早卒曰文吏部觀政進士曰質曰彬太學生女一人適沈傳孫男一人曰希周女一人卜葬以卒之明年十一月十九日於是文將歸治葬自爲狀請予表墓其言甚悲予於隱士爲郡人相距六十里而近而與其子相好二十餘年然未嘗一識其面蓋其足蹟少至城府已可見其高矣且朱自直閣之子修撰大有以下皆葬吳縣陽山其後族人或葬崑山隱士獨不忍去其先世仍命葬必陽山至是其子從之其孝又可見者夫人不出而仕爲隱然比比而是無足稱數故

不得隱之名如日南甫可以無愧者故題其墓以表之

河南陽武縣儒學訓導陳先生墓表

先生姓陳氏其先來自永嘉在宋有諱文驥者仕蘇州茶鹽常平幹辦公事始畱居長洲文驥生子榮元汾水縣儒學教諭子榮生天祐天祐生元善俱平江路醫學正元善生希武希武生孟敷孟敷生良紹俱不仕而業醫不絕良紹娶韓氏太醫院判公達之女再娶王氏翰林侍講汝嘉之女先生則韓出也諱頌字永之少孤鞠于繼母而學于舅氏福州教授王應良通春秋景泰元年以邑學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湖州府學訓導丁母憂服闋改荊州祖母喪承重服闋改陽武先生精於經義用以教人日必坐齋舍懇懇講說及爲程文指授有法而持行清純雖不必嚴立教條人多感化之者每各省鄉試



垂聘校文嘗獨赴江西得士為多在陽武時巡按御史會兩司  
考察校官推先生為列郡之最因畱署開封學事以先生宜遂  
教授也章三上舉之不報然亦非先生所望也先生狀貌癯然  
早衰年僅五十五即懇請致仕兩司知其志堅不可奪咸作詩  
送之而諸生畱之不得尤以為恨蓋自湖州去任已然先生為  
人外若和易中實剛介有守事小有非義毅然不肖為尤號廉  
潔湖州發地得奇石或謂可載歸為玩先生曰此固非吾家物  
也卒弃不取初至荊州太守錢公先生故人也知先生貧贈一  
官馬以便出入他日納還之公言其可受故先生曰受則傷廉  
且亦為公污竟謝却舉子有懷金以希幸進者斥逐不容見或  
賺其幣去家人覺之則曰吾固使取之也其德之厚又如此性  
孝友推之以待宗族歡然也能擇交而篤於信義久而不變其

為文章平實溫雅詩亦清切無浮浪語所著述有之京等錄若  
干卷其曰味芝居士集者則從其別號而名之也陳旣醫家先  
生少則通其業治病多驗及老而家居亦資以自給然不若世  
俗之醫之計利也其娶湯氏繼周氏朱氏子男二長廉甫次欽  
甫先卒孫男二夢得桂孫女六先生以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  
五日卒享年七十明年四月十七日葬于吳縣高景山之原後  
三年廉甫使人持其叔父顛所撰行實請予表墓予獲交於先  
生聞先生之沒方悼惜無已豈敢以不文之言辭惟先生學行  
卓然吳人皆知之何待於表而後著將以是為廉甫復然念今  
雖知之久而人或不知故卒書之後有修郡志者按而列于人  
物之類庶先生之名傳之愈遠又非區區金石所能及也

陳僉憲墓表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庶事既  
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西乃獨為  
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畧謂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  
書蓋聖賢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為後世師法若非素加  
講習則於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  
合於道者鮮矣 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  
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於彼雖知其一  
或未知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  
洞察乎而所謂學尤貴乎知要知要則治功易成而效可得惟  
宋儒真德秀大學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  
實蹟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之  
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邪佞之可遠孰

為民利之可興孰為民害之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  
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  
義輔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  
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公奏已有以嗜欲邪佞等語若有

所指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為婉詞以對且謂祚緣於  
忠愛所發無他 上意稍解先是有 旨械公赴京并籍其

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 英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

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永錫世家于吳曾祖翠山祖正父  
子敬母顧氏公幼即不群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  
善書預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第  
入翰林為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即拜河南右參議為政持大  
體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均州太和山佃戶至則



躬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子弟從受經一為講解不倦凡十年 仁宗即位念謫者才多可用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會 上晏駕不果用

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即均州群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試復策一特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一時彈劾貴幸為之歛蹟出巡福建糾貪黜庸自方獄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恤民隱福州屬縣民苦上官和買破產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即日禁止之民大稱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工役者 上雖曲有其人而在廷多公直既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獲復官再巡湖廣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既而言遼王不法事 上怒甚復械赴京論死未幾事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京雲南道益務建明

戶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從悅有過不得舉璽被劾鞠獄者因以私憾階致其罪悅亦不勝考訊而死公歎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為深刻乃爾今災沴荐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變亂成法罪大理依阿宜併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敕天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徇私深文為戒秩滿甲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屬民者公痛繩之民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為考其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繫名教者悉除毀之其廟學壇宇出官幣一新士民感之為記刻于石久之寇起沙尤諸郡騷然公時移疾不出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強起公為力疾視事者數月閩既無警辭曰某自蚤歲即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為矣



因疏請致仕時同官以寇起皆貶斥去乃獨得請而歸閩人雖不忍去公而亦為公榮之既歸自號退翁杜門却掃日惟以訂經籍之家法為事益年七十五而終景泰七年二月癸丑也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吳山槐花塢之原配王氏子男一曰寧新野王府教授女二長適辰州知府鄒順次適太常寺少卿凌信孫男二曰懷曰悅悅郡庠生女一公為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巡時兩值鄉舉如湘陰魯文甫陽柯潛賴公監臨得不枉抑後皆知名於世若其他事死之孝治家之禮臨財之義為學之勤益終其身如一日者其詳國有志家有傳墓有銘可以槩見寬獨循教授君之請按中書舍人李君應禎之狀節其出處之大畧表于墓道而復系之曰嗚呼公牟古之遺直也其忠誠激

發與唐劉去華等而考其前後始有甚難者蓋去脫均州之謫士之厭窮阨者孰不縮首卷舌退藏於後以自全能復進言已難矣況言之所指隱然時弊以取必死之禍是固尤難也幸其出一生於九死雖古之好奇節者知所懲艾而藩府之疏不旋踵而入此不亦尤難矣乎夫去華之言雖剴切止於一落第不耦公言若少緩其禍則大至其挫之而氣愈壯摧之而節彌堅此可見其中卓然有得而非沽一時之名僥倖苟且以塞責者之所為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公其有之

### 林先生墓表

先生諱謨字君定別號訥菴其先本閩之林氏有諱適者避亂徙黃巖之泉溪歲久族益大連起仕宦而林氏遂冠郡中後泉



溪割置太平縣故今為太平人高大父天麟以為舅後冒李氏  
至先生之子孟始復氏林遵父命也曾大父原紳華亭知縣大  
父長民贈行部戶曹主事父茂弘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考功為  
人清節卓然為浙東士夫稱首先生勿承父教刻意問學正統  
辛酉以縣學生登貢士省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授蘇州府學  
訓導秩滿丁考功憂以疾卒于家景泰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  
年止四十三配同里丘氏孝子譚之孫女有賢行子男四人曰  
高曰穹俱蚤世曰孟曰蘇女二人適趙珪季存信孫男一人曰  
保琨女二人先生既卒之二十三年為成化甲午十二月二十  
九日始克葬于其鄉九嶼之原先生端介清謹人也當分教蘇  
學時弟子初入學必執贄以見先生曰吾官雖卑然亦奉朝命  
職教誨有祿俸之入彼雖循常禮如法律何悉拒不納則有以

圖書為贄者亦拒之故禮部尚書楊公仲舉寔為文序其事  
生自守既嚴同官頗疾之卒不變其誨人惟因其人願學初不  
之強故或終歲不施夏楚然諸生視其詞貌稍厲則跼蹐如被  
撻一時感化以行業自修者有其人先生素多病講授之餘退  
坐一室閉戶蕭然不知世間有榮利事蓋嘗侍考功居京師習  
程文于陳學士循及滿考上吏部陳適當路有氣勢能榮辱天  
下士或謂先生稍親附之可得超遷為朝官先生至則一登其  
門盡諸生禮竟不再往其自守如此君子謂先生不媿于其父  
云先生既葬之明年孟等以書來曰先君之沒以擇地不即得  
葬故緩罪甚重也葬而更無一言以  
人謂孟為何如且  
先君門人惟吾子顯而有文其必為我圖之他日先生之從子  
刑部侍郎鶚亦曰吾叔父所以為師儒者不可以無述覽曰唯



雅益寬總角入學宮居講下所以蒙指授者甚至終身不能忘也今賴以文詞為業他人有善且錄於吾師奚辭惟惜當時既幼且愚不能悉記先生事行為可憾乃姑以所知者一二涕泣而書之以復孟等俾刻之墓上庶林氏子孫有考焉

許處士墓表

許氏在東陽有南西二族皆出晉孝子孜之裔處士之先則自西族來居邑之昭仁里有諱瓊者當宋宣和間以捍睦寇功授秉義郎竟死寇難鄉人廟祀之元柳文肅公寔為紀其事刻石廟中處士之十五世祖之曾祖大有通儒術人稱草菴先生祖宣父本皆有隱操本娶麟溪鄭氏再娶南溪賈氏而生處士其諱煜字允彰生九月而孤既長事其母甚孝與其伯兄光處更友愛凡事獨任其勞而不敢遺及之性勤敏自奉自薄家卒賴

以裕顧於財不甚惜遇貧乏者往往賑貸之歎曰小惠不終窮平乃授以理財之術因其術獲溫厚者十餘家素剛直好面斥人過鄉族或相忿爭聞處士至皆揣二避去一邑令固貪夫也偶遇宿其家處士輒數其事曰為百里宰當如是乎令大慙服許既盛族世率好禮若方蛟峯許白雲李草閣吳德基諸名儒皆嘗為塾師及其久也遺風猶存至處士治家動遵古禮而於佛老巫覡尤加擯絕不使亂其家法其志益將舉禮制而盡行之然不幸以疾卒寔成化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其配鄭氏諱儒字德仁亦出麟溪為蜀府左長史楷之曾孫處士燿之孫璧之子未嫁母汪氏寢疾左右扶持者三年族人已稱其孝及歸于許恭敬和慈安靜儉約宛有義門軌範人感而化為賢婦者亦多以免身而病者二十年然凡遇祭祀必



強力而起臨視牲醴惟謹適喪處士哀甚而病劇以十三年十月二日卒享年五十九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合葬于里之胡山子男三人曰堪垣墳孫男三人曰佐伉俟女二人墳予友王進士允達之子壻也以邑庠生持服居憂與其兄謀所以顯其親者乃自為狀不遠千里來吳門乞予書墓上之石曰不肖孤託婦翁之契敢以先德累予感其孝不忍違也夫婺多君子在昔為盛其顯者焯然在人耳目隱者亦多以詩書禮義重於鄉評故近世楊文貞公有云浙東尚文雅予嘗媿乎其論今觀處士為人亦可信矣三子者皆賢而有父風墳更好學將取科第入官所以顯其親者又富有在

隆池阡表

惟沈氏之先皆葬其里相感至處士恒吉之卒也其子周視先

塋卑隘始擇地于吳縣西山行數日不得他日得隆池焉遂之  
初其地名龍池周以其土隆然而起也更今名沈氏故為長洲  
邑中大家中衰有曰良琛者始居相城能闢田復其家以大是  
生孟淵永樂初以人才徵引疾歸臥江南有詩名于時而厚德  
雅量福履最盛配朱氏生二子其仲處士諱恒以字恒吉行別  
號同齋自其少時與其兄貞吉同學于家塾而塾師為翰林檢  
討陳嗣初先生也且其父徵士好客一時名流相過從者日常  
滿坐處士因盡得接見前輩而熏其德漸其藝以成其名人以  
有子為徵士智徵士既老奉養益厚處士乃日以致樂為事恒  
使人走市中求甘旨之味供之嘗夜有寇至偶外寢得脫去既  
而念父母所在還入其室號呼之寇揮刃及其袂迫逐墮水中  
水適淺不溺人以為異蓋孝也其配唯亭張氏有賢行子男三



人長曰周次曰召先卒次曰幽女四人皆嫁其一蚤寡守節孫男三人曰雲鴻曰應蟾曰應奎女四人處士貌厚而神清望之溫然美玉也所居窗几明潔器物古雅而奇石嘉樹掩映庭庀儼如畫中風日清美每被古冠服登樓眺望神情爽然或時扁舟入城畱止必僧舍焚香滄茗累夕忘返善繪事妙處逼宋人然自重不苟作亦善為詩落紙可誦平生好客綽有父風日必具酒肴以須客至則相與劇飲雖甚醉不亂特使諸子歌古詩章以為樂其視市朝榮利事真有漠然浮雲之意以成化十三年正月晦卒享年六十有九葬以又明年正月三日於是周泣告其友翰林修撰吳寬曰不肖奉先訓獲列於士大夫間自媿無以顯揚之者惟幸得一言表於其阡耳敢以狀請寬惟處士以風韻高逸為吳人稱慕豈其江湖之上足以自樂而忘斯人

予聞昔正統間周文襄公以工部尚書巡撫畿內慨然以經國用為己任戒郡縣慎選長田賦者處士在選中公知其賢待之不以衰禮適歲飢發廩賑貸明年春督償返甚民相視不其處士首率父老往訴于公乞至秋乃償公不可則為反覆辨其利害公悟從之後用其言為令又民歲漕粟輸納多不足豪家利以金貸比比破產處士當其往役也輒預貸之而不取其息民至今感其惠若其忿怨釋讎卹貧排難為惠不能盡書蓋沈氏自徵士以高節自持不樂仕進子孫以為家法遂使處士之仁心及於一鄉況又掩於文藝之美人不盡知之乎夫發潛聞幽吾黨之事也故因周之請書其事為隆池阡表俾刻之







14  
11  
德